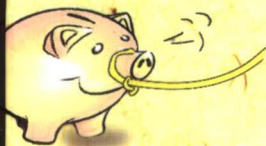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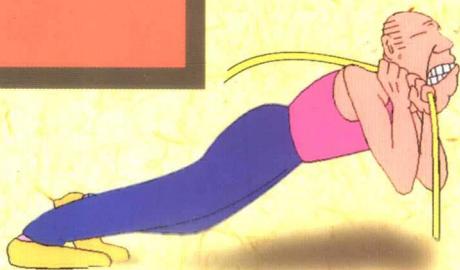


花城出版社

屠夫

新乡情小说系列

王祥夫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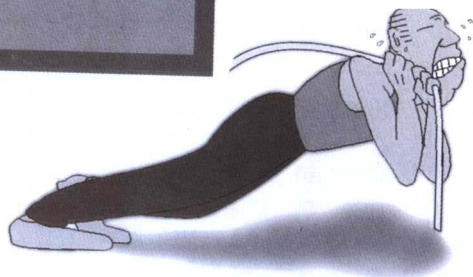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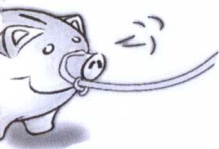


花城出版社

屠夫

王祥夫 著

新乡情小说系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屠夫

王祥夫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4.7

(新乡情小说系列)

ISBN 7-5360-4372-4

I. 屠...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73935 号

责任编辑: 温文认

技术编辑: 易 平

装帧设计: 王惠敏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惠阳印刷厂

(惠州市南坛西路 17 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7 1 插页

字 数 160,000 字

版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8,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4372-4/I·3511

定 价 11.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内 容 简 介

小说通过北方小城平民宝根一家的遭际，反映下层民众的生活。宝根杀了一辈子猪，曾是肉联厂的杀猪冠军。肉联厂解体后，他在肉菜市场卖猪肉，诚实、不欺客，辛勤劳作，如牛负重。家族里不管谁碰到困难都会找他，因为他是有办法的人，因为他卖猪肉认识人多，吃肉的人都是有办法的人，有办法的人都是当官的人。然而……还是人民币有办法。他一心想让儿子上大学，做个有办法的人，一辈子的猪就算没白杀了。他苦中寻乐，也有可爱的私欲。后来，他被抢劫犯打成残废，只好手摇轮椅去干最下贱的活——送猪血，儿子也继承了他的事业——杀猪。但他没有绝望，鼓励儿子：“活着就好，活着就能看到幸福。”“你以后还有儿子，就让你的儿子上大学吧，你的儿子上大学了，我这一辈的猪也算没白杀。”

小人物的故事，辛酸中带着幽默，幽默更显辛酸。小说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形象真切可信感人，转型期下层情态活灵活现。笔调幽默而酸涩，韵致抑扬，寄寓了作者深切的同情心。

第一章

“你儿子可以出院了。”何大夫这天对宝根说。

既然血液科何大夫说了话，宝根就和他女人准备让儿子出院。春天快过去了，小城里到处是飞飞扬扬的柳絮，小水萝卜也上市了，红红绿绿地装点着街市。这天上午，宝根就和自己女人到何大夫的医务室里去，他俩想让何大夫给儿子再开些好药，宝根总觉得每个大夫都有平时不肯给人开的好药，为此宝根给何大夫买了两个很大的西瓜，既然有了这两个瓜，宝根心想让大夫开好药就不会有问题了。宝根走在前边，宝根的胖女人吴桂花走在后边，两个人的样子简直像是在做贼。

“应该给何大夫拿一颗猪头。”宝根对自己女人小声说。

“没听说给大夫送猪头的。”宝根的胖女人吴桂花忍不住轻声笑了起来，身上的肉一抖一抖。

“从刘老二那里接一颗猪头也用不了多少钱。”宝根说。

“你还真想给何大夫送一颗猪头？哪有送礼送猪头的？”宝根女人说。

“猪头其实要比西瓜实惠，这两个西瓜就四十块，加上上次送的咱们快花二百多了，这一回李大夫应该给开些好药了，要不他就真把良心坏了。”宝根说。

“两个瓜就四十块？”宝根女人吃了一惊，不笑了。

“管他呢，又不是给了别人，是花在你儿子身上。”宝根小声说。

“要早知道这样就送猪头好了。”宝根的胖女人吴桂花说。

“现在挣钱比吃屎都难，为了你儿子，我也就什么也不说了。”宝根说。

“你瞎说什么？难道不是你的儿子？”吴桂花要叫起来了，吴桂花就是这种脾气，不管在什么地方。

“小点声，小点声，别人都看咱们呢。”宝根说。

宝根和女人来到了何大夫的医务室。宝根探头朝何大夫的医务室里看看，宝根女人也探头朝里边看看，何大夫正在里边跟一个女病人说话，一边说话，一边看那个女病人的脸。

“进吧。”宝根对自己女人小声说。

“进吧。”宝根女人推推宝根，也小声说。

宝根就和自己女人进了何大夫的医务室。

又瘦又高的何大夫总是很忙，这就是好大夫，好大夫总是忙，不忙的大夫就不会是好大夫。何大夫和那个女病人说话，看女病人的舌头，又把女病人的眼皮翻起来看了看，然后才开药。后来又来了一个病人，何大夫给这个病人听了听肚子，让他去拉大便化验。何大夫每看完一个病人都要洗洗

手，洗过手，然后才坐下来和宝根说话。何大夫皱着眉，他很讨厌宝根身上的那股怪味儿，他一时弄不清那应该是什么味儿？但那味就是不好闻，又腥又臊。他把口罩当着宝根的面戴起来了，把椅子也往后挪了挪，离宝根远一点儿，他是一个很讲卫生的干净男人，干净得一天比一天瘦。何大夫开始给宝根开药，开一个月的药，何大夫对宝根说医院里有规定一般不给病人开一个月的药。

“我这是照顾你。”何大夫对宝根说。

“这种病是不是不能累？”宝根站在一边小声问。

“当然不能累。”何大夫头也不抬。

“能上课不能？”宝根又在一边小声说。

“可以。”何大夫说。

“上体育课跑跑跳跳不行吧？”宝根问何大夫。

“不行。”何大夫说。

“能不能骑车子。”宝根又问。

“最好别骑。”何大夫说，好像是烦了。

宝根就看了看站在一边的吴桂花，小声说：“你听见没，连车子都不能骑？”

“病人最好休学一年。”何大夫开完方子了，看了一遍。

关于儿子休学的事，宝根和他女人已经到教育局问过了，要是休一年学，到了明年就不能再报重点大学了，所以宝根的儿子不能休学，而且，考试马上就要临近了。宝根算了算，现在儿子出院，离考试还有十八天。宝根的儿子现在在市重点中学上学，因为住院，宝根的儿子已经误了好多课程，如果参加考试，成绩一定不会好，所以一出院就要赶着

复习。宝根希望自己的儿子上大学，宝根可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和自己一样先是杀猪然后又去卖猪肉。

“不休学行不行？”宝根把身子靠近了何大夫。

何大夫马上把椅子往后挪了挪。

“不休学行不行？”宝根把身子又靠近一些。

何大夫把椅子又朝后挪了挪。

“不休行不行？”宝根把身子又靠近一些。

“你别靠我太近，你嘴里是什么味儿。”何大夫受不住了，用脚把宝根送来的瓜一下子踢到床下边去了，这样再进来人就看不见瓜了。宝根不敢再问了，他直起腰，看着何大夫。

“就这样吧，重要的是要让你儿子多休息，后边还有病人。”何大夫皱着眉头说。

宝根把那张处方纸拿到了手中，和他女人从何大夫的医务室里走了出来。

“臭牛逼。”出了何大夫的医务室，宝根小声说。

“想想你儿子上学的事吧，管他牛逼还是马逼。”宝根的胖女人吴桂花说。

“医院大夫都是臭牛逼。”宝根说。

“说正经的吧，何大夫说你儿子出了院也不能骑车子，你看怎么办？”宝根的女人说。

“妈的，总不能让我背他上学？”宝根说。

“就用你那平板车送送还不行，接完了肉再送儿子。”宝根的胖女人吴桂花又笑了起来，说就怕儿子不肯坐，现在的孩子都很虚荣，都只知道穿最好的，吃最好的，用最好的。

“我还没工夫送他呢。”宝根说。

“要不，坐出租车？”宝根的胖女人吴桂花说。

“你以为我他妈是开银行的！”宝根马上小声叫了起来。

“我看一个月三百够了吧，每天就送两次接两次。”宝根女人说。

宝根张着嘴，看着自己的女人，他在心里飞快地算了一下：三百块钱得卖五片猪肉才能挣回来，五片猪肉，又得剔骨头，又得一块一块分开，说不定还得绞馅子。别看宝根现在在外边卖肉，也挣不了多少，和他女人吴桂花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也就是每个月一千多一点点，两个人每个月还要给双方母亲各一百，这就只剩下八百多了，房钱、电话费、煤气费、水费、卫生费、买菜买粮，每个月还不到月底，钱就会花得光光的，这还不说儿子学校里今天收这钱明天收那钱。

“不行不行，我受不了。”宝根说。

“那可是你儿子。”宝根的女人说。

“我宁愿他是我爹，让他做我爹好了。”宝根和他女人吴桂花从医院走出来了，医院外边的丁香正在开花，白白紫紫一片又一片，香得让人直想打喷嚏。

“要不，就在学校附近租间房？”宝根女人跟在宝根后边，忽然有了主意，她听儿子说过班上的同学有在学校附近租房子住的：“离得又近又方便，一出校门就进家门。”

“你说是租房子？”宝根看着自己女人，觉着这个主意还不错。

“在学校旁边租间小平房，省得你来来去去地送。”宝

根女人说。

“花钱肯定要比打出租车少。”宝根说。

“再说你儿子一下学就可以马上上床休息。”宝根的女人说。

“那你得陪你儿子住？我可忙不过来，我早上起得太早。”宝根说。

“就这么办吧。”宝根的胖女人吴桂花说怕就怕一下子租不到房子。

“租一间就够了，咱们可没那么多钱租两间。”宝根说。

“我也没说租两间。”宝根的女人说。

“要不，你说，好不好就租两间？一间放猪肉，在学校外边再摆个猪肉床子。”宝根马上又说，“咱们顺便连生意也做了，一家三口都住在学校门口。”宝根女人看着宝根，不知道这是不是个好主意，有几朵丁香落到她的头上了。

“不行不行。”宝根又改了主意。

“为什么不行？”宝根女人说。

“咱们可得罪不起老师，到时候这个老师也来买肉，那个老师也来买肉，个个都要讨便宜，到时候还不是咱们吃亏，也许连他们校长也会来买肉，听说他们那个女校长最爱占小便宜，也许买了猪肉连钱也不会给，还不见得会领情，因为什么？因为你儿子是她学校里的学生。”宝根说。

“你说得有理。”宝根的女人说。

这天下午，宝根和他女人大包小包地接儿子出了院。

“我今天说啥也要看看我妈了。”坐在出租车上，宝根

的女人突然说有一个多月没看她妈了。

“去吧，去帮你妈做做活儿。”宝根说当女儿的就要懂当女儿的规矩，别让别人说出闲话来。

“你说我就空手去？”宝根女人说。

“你妈又不是外人。”宝根说。

“空手去不好吧？”宝根的女人又说。

“你妈又不是外人。”宝根又说。

“有卖剩下的肉没有？我得给我妈多少拿一点。”宝根女人说。

“我就知道你又要给你妈拿肉。”宝根便不高兴了。

“从医院里拿回家的水果你可是都给了你妈了，香蕉、苹果，还有草莓，还有一颗白兰瓜，还有一瓶花生酱，还有一瓶蜂蜜。”宝根的胖女人吴桂花马上理直气壮起来，她还要往下数，她的记性很好，好几年前的事情她都能记住，她的脑子简直就是一个账本。

“别说都给了我妈，你妈有糖尿病又不能吃水果。”宝根说。

“所以我要给我妈拿一点肉！”宝根女人说。

“一点儿是多少？”宝根说。

“就拿点馅子让我妈包顿饺子？”宝根的女人说。

“好吧，好吧，你把咱们家搬到你妈那里都行。”宝根说。

“就拿一点儿好不好。”宝根女人说。

“一点儿是多少？”宝根说。

“半斤就够了，菜多点儿饺子还好吃。”宝根女人说。

“好，你就拿半斤肉馅儿给你妈。”宝根说，但他又笑

然叫了起来：

“告诉你今天的肉馅可都是昨天卖不了剩下的，你可别嫌不新鲜。”

宝根马上就不再说什么了，因为出租车司机已经把宝根的话都听到耳朵里去了。出租车司机从倒车镜里看了一眼宝根，又看了一眼，他马上明白车上是什么味儿了，车上是又腥又臊的猪肉味儿，坐在自己旁边的是个屠夫，是个卖肉的。

第二章

宝根和她女人终于在学校外边租了一间房，那是一间四合院里的小平房，现在的四合院早就不是什么四合院了，家家户户都在四合院里盖自己的小院子，就像许多蚕在同时吃一片桑叶，这片桑叶便注定要千孔百洞。宝根租得这间小房有个连车子都转不来的小院子，院子里还有一间更小的小房，小房里堆满了各种准备扔掉而主人又舍不得扔掉的东西。房东又分了新房，就把这间房租给了宝根。房东和宝根说好了，小房不能让宝根用，道理很明白，因为里边放满了各种烂东西，房东一时也不知道把这些破烂东西往什么地方搬，他只让宝根用那间住人的房。

“你看看我这房子有多好。”房东是个三十多岁的教员，瘦瘦的，白白的，有点女人气，他对宝根说现在学校附近的房子都在涨价，只有他的房子还没有涨，因为他是人民教员，是有良心的人。

“这屋里太黑，白天都得点灯。”宝根探头朝屋里看看，屋里光线确实很暗。

“你看看我这院子有多好，能放两辆车子。”房东又说。

“太小，放一辆车子都转不过身来。”宝根又回过头看看。

“我这房子位置有多好，一出学校就到家了。”房东说。

“还得过一条马路，路上都是车，弄不好会出事。”宝根说。

“你过来，看看这窗子有多大。”房东说。

这一回宝根不说话了，窗子是不小，很大，窗外是一株老槐树，开着白白的花。

“灯我就留给你用了。”房东说。

宝根想说一句灯板儿上的灯管儿呢，但宝根没说，只抬头看了看。

房东接着又说了到床，他让宝根跟他看外边小房里的那张双人床。

“床你得用吧，”房东问。

“当然不能睡在地上。”宝根说。

“那就对了，就用我的床吧，”房东说。

宝根就坐上去试试，床很旧了，“这床太旧了。”

“不多收你的，你在房钱里再加五块钱就行。”房东说。

“床还要钱？”宝根从床上一下子跳下来。

“不多吧，你坐火车，在候车室里坐坐还得交五块呢。”房东马上说。

宝根已经有好多年没坐过火车了，不知道现在坐火车是怎么回事。

“五块太多了，床又不是猪肉，吃了就没了，人睡完了

觉，床还在那里。”宝根说。

“不错，床是在那里，但床给两个人，不，你们三个人，给你们三个人压过了，床板就不结实了，床板是木头的，又不是铁的，是应该收钱的。”房东说。

“不是三个人，是两个人。”宝根说自己还得照看自己那边的家，现在社会治安又不好，家里晚上没人被撬了怎么办？但宝根马上后悔把这话说了出去，宝根觉得不能让别人知道到了晚上只有自己女人和自己儿子在这里睡觉，这样会很不安全，这种事要保密。

“不管几个人吧，总是要在上边翻过来翻过去地睡觉吧。”房东说。

“我们身体都很好，睡觉从不用翻过来翻过去。”宝根马上说。

“总是要睡在上边吧，难道你会睡在床下？”房东说。

“就是翻过来翻过去床也不会少了什么？”宝根说。

说到后来，宝根和房东谈妥了，一个月的床钱是三块钱，这让宝根心里很不高兴。

房东把钥匙交给宝根就走了，宝根先给了房东一个月的房钱，宝根算好了顶多在这里住一个月，一个月后，儿子就考完试了。宝根把那张双人床从小房里拖了出来，用湿毛巾把床擦了，晾晾，再搬回去，宝根的女人先在床上铺了一层旧报纸，然后才把带来的床上用品都一一铺了上去，弄好这一切，又在屋子的地上洒了一些水，这样一来，屋子就有了屋子的样子了。宝根的胖女人吴桂花端了整整一簸箕垃圾，她转了好几个弯才出了院子，外边就是一条街，街的北边就是学校的大门。吴桂花把垃圾倒在了街边上。马上就有

人出来干涉了。

“这里不能倒垃圾。”干涉宝根女人的是一个胖女人，但这个女人没宝根的女人胖，这个胖女人看样子像是街道干部，戴着红袖章，烫着发，很厉害的样子，一张嘴就要教训人，她说她们这条街是模范街道，已经一连好几年被评为先进了，不能让吴桂花的一簸箕垃圾坏了事。

“怎么不能倒垃圾，这又不是你们家院子。”宝根的胖女人吴桂花马上说。

“这里是街道，人走来走去，所以不能倒垃圾。”街道的胖女人说。

“那你说让我倒在哪里？”宝根的女人叉着腰说。

“倒在那边。”街道的胖女人往那边一指。

宝根的胖女人吴桂花掉过脸朝那边看，那边正好有一个男人在冲着这边撒尿，那个男人要是不冲着这边就要冲着外边的街了。宝根的女人马上把头转了过来，因为她已经看到了那个男人香肠样的东西，那种东西虽然不稀罕，但一般在街上是看不到的，所以宝根女人的心乱跳起来。

“你最好把这些垃圾马上弄干净。”街道的胖女人说。

宝根的胖女人吴桂花只好把倒出去的垃圾又收到簸箕里，她端着簸箕往那边走，把垃圾倒了，那个随地小便的男人已经走开了，一边走，一边点烟抽。

宝根的女人从外边回来的时候，看见宝根仰八叉躺在床上把身子在床上一跳一跳。

“你抽什么疯？”宝根的胖女人吴桂花说。

“我得把那三块钱先跳回来。”宝根说。

“什么三块钱？哪有三块钱？”宝根的女人说。

“他妈的，三块钱就是一斤多猪肉，凭什么睡他一个月的床就要请他吃一斤多肉。”宝根又在床上鲤鱼打挺样跳了几跳，说现在的人民教员怎么也这么小气，动不动就是钱。

“睡一睡他的床就要三块钱？”宝根的胖女人吴桂花张大了嘴，好像不太相信世上会有这种事。

“三块钱就是一斤多肉，还是纯肉。”宝根说。

“那你就多跳两下。”宝根的女人说。

“我累了，我要是再多跳几下待会儿就刹不动肉了。”

宝根坐了起来，不跳了，看他女人站在凳子上擦玻璃。

“我挣的钱可都给你儿子花了。”宝根说。

“那是你儿子，又不是别人的儿子！”宝根的胖女人吴桂花马上说，她的嘴很厉害。